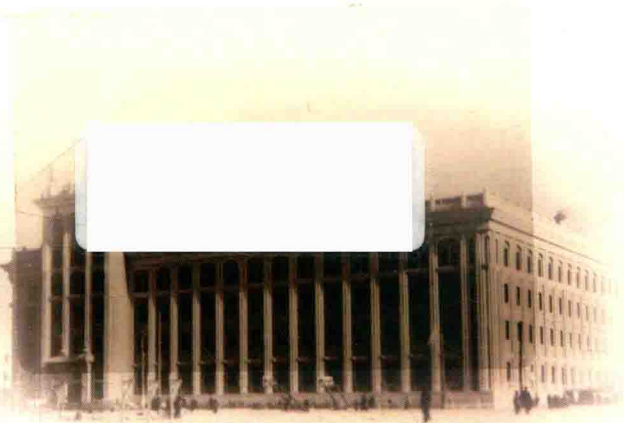


梅荷人生

王邦铎回忆录

王邦铎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梅荷人生

王邦铎回忆录

王邦铎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策划编辑：郑亦山
责任编辑：李 颖
装帧设计：李 文
版式制作：胡一萍
责任校对：杨轩飞
责任印制：毛 翠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梅荷人生：王邦铎回忆录 / 王邦铎著. —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503-1662-1

I. ①梅… II. ①王… III. ①王邦铎—回忆录 IV.
① 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0090 号

梅荷人生——王邦铎回忆录

王邦铎 著

出 品 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张：3.875

图 数：27幅

字 数：70千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数：001—700

书 号：ISBN 978-7-5503-1662-1

定 价：42.00元

目录 Contents

01	引子
03	故乡习俗及我的童年
05	学生时代
22	走上工作岗位
47	踏上从政路
49	回归设计老本行
51	短短的建委任上
52	三年多的副市长历程
78	调省旅游局任职
94	花甲之年换岗美院
105	我的亲人
108	写在后面
113	附录

引子

年岁大了，喜欢回忆，旧时情景如同溪水般萦绕脑际，清晰如故。把这些尚在记忆中的事记下来，我想是一件不错的事。

老年人，都有怀旧情结，怀念他幼时住过的宅院，院前的那条街、屋后的那条河，以及河岸边那两棵大柳树；怀念已过逝的父母、兄嫂，还有儿时的玩伴。而今，有多少人不遗余力地去寻找他（她）旧时的友人，又有多少人千里迢迢回乡寻觅回忆，哪怕只找到一点点痕迹也会兴奋不已，我当然也不会例外。

我出生在民国时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建设时期，亲身体会多多。国家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我与大家一样在不断地学习，以便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转眼间八十多年过去了，我惊叹人生之短促、时间的无私和无情。

人生，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人们都毫无例外要经历如此这般的考验。做人，古圣先贤们的教导很多，

我认为首先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正派做人，不能忘本。从大处说，心中要有国家、民族和群体，凡事不能只想自己；小的方面讲，就是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多为别人着想。人人都要交朋友，交一个好朋友是你的缘分，交到一个坏朋友是你的晦气，交友是人生的重要经历。我很幸运，不仅遇到了好领导，也交到了不少好朋友，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工作，我自始至终服从分配，对于组织上安排的工作从来都未曾提出过疑义。工作中遇到困难不可怕，怕的是不能认真对待；工作做不好，是工作能力不够，正好促使自己好好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回想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工作，自认为是努力的，但处理不当或小错误肯定会有，也许不少。

故乡习俗及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烟台临近渤海与黄海交汇处，海产品丰富且稀有海货不少；市域山岚起伏秀美，气候温和宜居，地下水质优良，盛产水果，优质葡萄酿造的张裕葡萄酒驰名中外；土特产品丰富多彩，山珍海味一应俱全。烟台真是个好地方。更使我庆幸的是生我养我的双亲善良慈祥（父亲王星坡，字宗魁；母亲董爱道），我的童年就是在严父慈母的关爱中度过的。当时家庭尽管贫困，但日常生活中仍旧不乏温暖，我爱我的父母，可惜的是他们在我参加工作不久后便相继去世了，我时时刻刻深切地思念他们，此情永无尽期。

我出生在1930年底，正值清朝灭亡后的民国初期，社会动荡不安。统治中国三百多年的清政府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还有不少遗存的影响，域外的东西趁机汹涌而入，像洋火、洋油、洋钉、洋面、洋布、洋服，当然还有洋思想。洋火就是火柴，很多贫困家庭连火柴也舍不得用，以火镰刀打火石取火，很多吸烟的人随身

携带着火镰刀、火石和火纸，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民俗风情。有不少家庭购买棉花纺线织布做衣裳。照明用豆油灯，后来逐步改用煤油灯，用电灯那更是以后的事了。货币用的是银圆、铜子儿和制钱（铜质、圆形、中间有一个方孔的钱币）。银圆通常叫大洋，两块大洋可以购买一袋面粉（好像是15—20千克）。年纪大些的妇女都裹着小脚，人们认为三寸金莲最美；男人们的裤脚处要扎一根带子，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像切开的西瓜拼在一起的圆形帽，顶部还有一个小圆球）；也有一些新潮人物穿起西装，戴上了礼帽；女孩子结婚，要把头发梳成一个髻（扁圆球状），并用网罩起来，同时还要绞脸（用两根细线除掉脸上的细汗毛），通常由闺蜜或亲属帮助完成，不过平时需要时也会如是做。在城市里还有一个风俗要提一下，即有许多房子的外墙上留有两三块砖大小的孔洞，下部用砖封住，砖上刻有“敬惜字纸”四个字，要求人们把写有文字的废纸投入其中，房主人会不定期地将其烧掉。因为字是圣人创造的，人人都要爱惜，不可糟蹋。另外，有不少人家在自家面街的大门门楣上挂一块竖向的木牌，上面写着“太公在此”。其用意是“诸神退位”，姜子牙在此。因为周灭商后姜子牙封了诸神，唯独没分封自己，于是不论姜子牙到了哪里，那里的受封神就得让位给姜子牙。太公就是姜子牙，他受封于齐，即现在的山东省，因此这种风俗山东较多，别处少见。这都是8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了，现在可能已销声匿迹了。

我就读的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紧靠学校的就是一座教堂。学校旁边有一所女子中学，小姐姐们穿着淡蓝色的仁丹士林布上衣、黑色裙子、白色长筒袜子和横向系带的黑颜色布鞋，走起路来神气十足，让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羡慕不已。我们学校院子里种着好多石榴树，成熟的果实挂满枝头，有的还咧开了“嘴”，露出了红红的石榴籽。尽管伸手即可摘到，但没有一个学生偷摘。成熟的石榴由学校统一摘取，交给老师在课堂上分发给学生。每学期末，学校都要在大礼堂组织各年级学生联欢演出，我是基本的演员之一。小学的一切令人怀念，尤其是一年级时语文老师的一席话，让我至今难忘。她说：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东北三省，大肆掠夺那里的矿产和财富；日本国内实施强盗式的教育，而且是从小孩子开始，从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就向孩子们灌输侵略他国、扩大疆土的思想；日本老师在上课时带一篮子苹果分给孩子们吃，

然后问他们好不好吃，知不知道苹果是从哪儿来的，并告诉孩子们这是从中国来的，说那里本来是日本的疆土，被中国人占据了，让他们长大后要去夺回来。日本人就是这样毒化教育孩子的。老师的这段话，深深地埋在我幼小的心里。日本这种根深蒂固的扩张、侵略、掠夺的行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记忆。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必须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

我的父亲和母亲，对我自幼疼爱有加，我从小没经受多少委屈。我有一个比我大十一岁的哥哥（王邦民），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对我很好。他毕业于烟台市益文商业专科学校。他在上海和南洋等地工作过，曾被日本人抓进监狱。他一直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主要从事联络、掩护、通信方面的工作。我家住的是一个小小院落，北房四间半，南房三间。日本兵盘踞烟台期间，解放区来的人经常住在我家。我父亲和哥哥从事通信联络和为解放区购买物品等各项事宜，生活上则由母亲和嫂子照料。有些人曾多次来烟台住在我家，其中有一位姓于的先生和我很熟，我叫他于大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公安部某局任局长。大约在1978年，我出差去北京，曾到公安部见过他，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饺子，可惜因工作较忙未能前往。可能是在2010年，我电话询问公安部组织部门，得知于大哥已调往国家安全部工作，经电话与安全部联系，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非常遗憾。

记得是1941年冬天，我父亲、嫂子和我将一些特需药品送往解放区，药品装在我棉衣棉裤里面的小口袋内。我们一个老头、一位妇女和一个小孩，装扮成走亲戚的模样，顺利地通过了日伪军把守的关卡（当时叫口子），步行到距离烟台市几十里的一个村庄，按时交付了药品，在一户农民家吃完饭后当即返回。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和哥哥至少曾送两户人家去解放区，其中一户原先就住在我家北房西侧那一间半房子里，姓张，我叫他张大哥，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到解放区后，担任了相当一级的领导职务。至于说到我父兄为我党做了多少事，我不清楚，但是我很明白他们是在对付日本鬼子。我为有这样的父兄而感到骄傲，可我只是得到了他们的关心与照顾，却没能很好地孝敬报答他们，心中觉得十分愧疚。

过年（春节）是小孩子们最开心的事，穿新衣，放鞭炮，蒸年糕，做馒头（上面放红枣）、豆沙包和糖三角，还可以吃到平时少见的鱼和肉。家家户户院子和屋里都要做一番细心布置，大门上贴对联，进大门后正对面墙上贴“进门见喜”，炕（眠床）侧面的墙上贴“抬头见喜”，锅台（灶）的墙上贴灶码，就是灶王爷的画像，房主人把糖瓜（即麦芽糖）抹在他的嘴上，希望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传说灶王爷腊月廿三要到天宫，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正月初一回到地面继续做事。人们大年初一天不亮起床，第一件事是给父母磕头拜年，父母发给压岁钱；

早饭是大白菜肉馅饺子，饺子里裹有红枣、赤豆等，吃到的象征运气好，其中有一只水饺还裹有一枚银币，谁吃到就奖给谁一块大洋。早饭结束后，就是自由活动了。

有一个本家亲戚，每年的年初二，一家四口都要来我家玩一整天。在我们那里，走亲戚和相互拜年是过年期间不可或缺的传统活动。走在大街上，邻居、朋友相遇要说点吉祥话，如“过年好”“恭喜发财”等。小孩子碰巧遇到亲友，也许还能收到一点压岁钱呢。从初一到十五元宵节，百姓自发组织了多种喜庆活动，如扮装的刘海戏金蟾、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戏剧，还有踩高翘、跑旱船的队伍穿大街走小巷表演；另有一种当地土话叫作“头头戏”的，表演者站在一个70—80厘米、四周密闭、比人高出数十厘米的箱形道具里，手脚并用操纵各种乐器和木偶，高出的那一部分是个小舞台，在上面表演各种节目。事先街道里弄会有人出面集一点费用，作为给表演者的酬劳。好像是农历二月初二（记不清了），烟台市的毓隍顶还举办庙会。那是一座道教庙宇，供奉玉皇大帝，庙前是个大广场，南侧大戏台上演出各种戏文，多半是唱京戏。广场上热闹非凡，人山人海，有说书的、耍杂耍的、练武的、唱小曲的，也有手工艺品和各种美食小吃叫卖，这里简直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过新年期间，很多店家关门歇业，老板准备了全套锣鼓，让店员们在店内咚咚锵锵敲起来，走在大街

上，到处都有锣鼓声，烘托起欢乐的节日气氛。大世界是烟台市娱乐和饮食业较集中之地，电影院、大戏院、说书场和变戏法、拉洋片、耍杂技的，以及饭馆、小吃店等应有尽有，称得上是游人如织了。日寇入侵烟台市后，这些热闹场景自然萧条了不少，但老的风俗习惯依然留存着，只是没有原来那么火热了。

现在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两个节，一个叫“寒食节”，是为纪念介子推母子的高洁情操的民俗节。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不动火种，不煮饭烧菜，吃前一天做好的凉饭菜，故称“寒食节”。另一个是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日，称为“乞巧节”。这一天家家用面烙成大小不一的巧果（用模子扣出来的面食），小孩们用线把巧果穿成串，拿在手上把玩。我国的传统节日多半与吃有关，我想是让人们，特别是农村辛苦劳作的村民，借用节日享受一下口福，而寒食节则大概还有让家庭妇女不做饭、休息一天的设想，我认为很有可能是这个节日的另外一层用意了吧。

学生时代是我人生当中的重要历程。我并不聪明，我担心自己在做事和学习中有可能事倍功半，所以只好笨鸟先飞；不过我也有一个优点——喜欢学习。在读初中一年级时，我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地点设在我家，每天下午放学后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互帮互学，共同提高。同时我还准备了高年级的数学、物理、化学课本，交由小组成员分头预习准备并给大

家讲解，以提高理解能力，增长更多知识。在小组学习时，同学们还经常交流个人的理想志愿，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教师，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开发海洋。我的志愿是当一名工程师，而且是当一名土木工程师，将来去建造工厂、修筑道路和建设桥梁。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望，是受我哥哥的影响，他曾对我说“战争年代，无论是行军还是物资运输，都与道路交通有关，往往会受到道路和大江大河的阻碍”，又说“中国的工业非常落后，需要大发展，而大发展必须有完善的厂房和畅通无阻的道路作保证”。于是，我暗自确定了自己的志愿，因此也决定了我一生从事的职业。

我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期间，正是我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胜利、迎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关键时期。汇文是一所教会学校，管理与教学井然有序，四人一间的学生宿舍，两张双人高低床，中间摆一张长条形桌子，供学生复习功课；寝室门上留有一个长方形小孔，舍监可以在门外面观察到学生晚自习的情况。每学期开学报到时，学生可拿到一张课程表，表上有两个功能号码：一个是教室的座位号，按照学生姓氏英语拼音的第一位字母排列，第一学期自前向后即从A排起，第二学期自后向前即从Z排起；另一个功能码，是清晨操场上升旗和做早操时的站位号，如哪位同学缺席或迟到，分管老师一目了然。

我们一个年级一百六十多位同学，分四个班，每

个学期按前一个学期的考试成绩分班一次，前四十名为丁班；四十一至八十名为丙班；八十一至一百二十名为乙班；一百二十一名以后为甲班，被称为文科班。我被分在丁班。汇文中学的校风严紧，学生在上课时间外出必须请假；星期天和课余时间则可以自由活动，我们利用自由活动时间去登紧挨学校的北京城墙。城墙高大、雄伟宽阔，爬到城楼的最高处后，从城楼窗洞钻到角部的屋檐上，抱着檐瓦拍照。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确实有点“胆大妄为”了。然而，现在北京城墙已经被拆除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图1、图2）

汇文中学有不少优秀的教师让我怀念。化学老师崔文治讲课非常风趣，把枯燥的化学课讲活了，被学生称为“半仙”，他能吹、弹、拉、奏多种中国民族



图1 北京内城东南角城楼最高处窗洞外角部屋檐挑檐上



图2 在宽阔的北京城墙上散步

乐器，每周去广播电台讲天文，还会算命，这可能是他“半仙”雅号的由来；数学老师号称“东北三杰”；历史老师授课深入浅出，故事性强，非常生动；教英语的老师有三位，一位是美国人莱太太，另两位是中国人，分别教授文法和会话；国术老师更神，盛传他曾经路见不平将两名美国大兵打翻在地。学校领导对国术比较重视，配备有刀、剑、枪等器具，上课时每个学生都可以拿到一件操练。学校有室内体育馆，可组织篮球、排球、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场馆设备设施条件相当不错。

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期间，我的学杂费获得了基本减免，生活上靠当时发给的每月三人两袋面粉勉强维持。

汇文中学在当年的学生运动中是比较活跃的，每

一场运动都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学校内既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也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相互间的斗争是在秘密中进行的。记得一天夜里，一名特工来学校抓捕一位进步同学，正巧该学生不在寝室，特工就将其同寝室的一名学生拉到学校的树林中逼供，并在他屁股上捅了一刀。此事件迅即引发了众怒，第二天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凶手。这天夜间，当那位躲过抓捕的进步同学返回学校时，传达室工友将当天发生的事件告诉了他，并动员他赶快逃跑。事有凑巧，进步同学是我同寝室一位同学的亲戚，因此他就在我们寝室睡了一夜，翌日清晨他设法去了解放区。北京和平解放后，他回到学校看望过我们，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着他的音容笑貌和他的名字。

1948年秋，我参加了一次秋游。实际上这是一次由我党的地下组织精心策划和领导的反蒋活动，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们都踊跃参加。大家乘坐敞篷卡车到燕京大学，进入大门，右侧是一张十多米长、铺着红绸布的桌子，青年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在这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现场呈现一番难得一见的进步景象（我想，假如这块红绸条幅能保存到现在，肯定是一件极其宝贵的文物了）。然后我们在燕京大学同学的带领下参观了校园，每人还在该校新闻系拿到了铅印的歌谱——《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唱着这首歌走进大操场，观看活报剧演出，内容是四大家族、蒋介石彻底灭亡等。演员们披着军用毛毯、挂着纸牌出场，纸牌上写着每